

跨越时空的描述，一部升华善良与正义的
警界风云录，亲历警察家庭半个世纪的辛酸甘
苦，朴实的文字里抒写人间大爱的情感剧……

先 警



柳迦柔 ◎ 著



柳迦柔 ◎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警/柳迦柔著. —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5

(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获奖书系)

ISBN 978-7-5162-0055-1

I. ①老… II. ①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4485 号

图书出品人:肖启明

文案统筹:刘海涛

责任编辑:逯卫光 陈 曦

书名/老警

LAOJING

作者/柳迦柔 著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100069)

电话/(010)63292534 63057714(发行部) 63055259(总编室)

传真/(010)63056975 63055259

E-mail:MZFZ@263.net

开本/16 开 700 毫米×1000 毫米

印张/18.25 字数/302 千字

版本/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5162-0055-1

定价/35.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法苑又添百花香

——《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获奖书系》出版说明

沐浴着依法治国的春风，由中国法学会主管、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历时近一年时间圆满结束。获奖作品书系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前卫杂志社分别出版。2012年6月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总结表彰大会和第四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市隆重举行。法制文学又结新硕果，法苑又添百花香。

好雨知时节 法苑又逢春

大赛举办之际，恰逢我们党胜利召开了十七届六中全会，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掀起了新的高潮。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于中国法治文学事业来说，预示着法治文学春天的到来。面对新的形势变化，以及党和国家赋予中国法学会的重要职责，大赛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前景更加广阔。

作为学习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最好体现，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以“繁荣法治文化 推进依法治国”为宗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遵循加强法治文学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广泛征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法治文学原创作品，积极传播法治精神，大力宣传法治文化，以促进法治文学事业沿着健康繁荣的道路发展。

全国广大法治文学工作者积极遵循原创作品大赛所倡导的创作方向，根植于依法治国的沃土，深入生活，贴近时代，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纪实文学、影视文学剧本、诗歌和理论专著等文学种类开展认真的创作。通过专家、媒体推荐及网站公开征集等多种途径，大赛组委会共收到参赛作品703部（篇、首），其中长篇小说40部、中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18部、微型小说5篇、理论专著1部、纪实文学605部、影视文学剧本8部、诗歌12首、评论7篇，总字数达一千三百万余字。参赛作者大多来自于公、检、法、司、安等政法部门，也有部分专业作家、自由撰稿人和在校学生，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踊跃参加比赛，所奉献的精湛作品异彩纷呈。

大赛评审时间自2011年12月1日起至2012年2月28日结束。在大赛顾问委员会的指导下，大赛组委会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由组委会评审委员会根据大赛工作方案具体制订评审办法，将评审分为初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评委组由初评评委、复审评委及终审评委组成。每个评审环节根据参赛作品类型，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专门评审，最终产生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等获奖作品共63部（篇、首）。无论是参赛数量和质量比前两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全社会奉献了一大批精品力作。

佳作透精彩 精品铸法魂

纵观本届获奖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真实而直接地把百姓的冷暖安危记挂在心头，努力实践着“把法律交给人民”的崇高目标是一大特色。一部部作品充分说明，法治文学真正起到了正面宣传和导向的作用，在激发人们对正义的追求、职守的忠贞、法律的坚守以及建立意境高远的思想道德和勇敢无畏的价值导向等方面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对于社会文明的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喻示着中国法治文学事业在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发展后，正逐步走向成熟和繁荣。

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法律启蒙与犯罪预防历来是法治文学切入观察社会与人生独有的叙事视角，它通过刻画描写执法与违法的博弈、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剖析触及到人性的最深处，使读者在被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吸引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进程、法治建设以及人性教化的全面洞察与深度思考。这无疑是举办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的真谛所在。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不仅在普法宣传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已蔚然成风，成为当今中国文坛上的重要一翼和知名品牌。

细细品味本届获奖作品，有以下鲜明特征：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众所周知，将多种社会题材纳入法制文学框架内是标志法治文学原创作品成熟的重要因素。本届大赛的参赛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呈现给读者的包括谍影重重：如蔚小建的《刀走偏锋》、丁伯慧的《跑马镇情人》；警界风云：如葛辉的《黑帮白道》、刘骧的《老警》；奇案推理：如洪顺利的《第一现场》、冯锐的《胭脂脸》等优秀作品。

人物塑造，展现自我。本届大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取得了较好成绩。如丁伯慧在《跑马镇情人》中通过独具匠心的“我”，构成一个又一个曲折跌宕的悬念谜团，还对自己的灵魂世界的不断探寻、剖析，给人一种坦诚真实可信之感，从而使作品内容更能感染和打动人。洪顺利在《第一现场》中描述的老刑警丁一川以一种“似是而非”的高超破案手法，一层层地“剥笋”，为我们留下了从始至终的“连环”悬念，引导读者非要阅读到底不可，因此颇具吸引力。

风格迥异，手法纯熟。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使作者的叙述角度灵活多变，而带给读者的自然也是丰富多彩的阅读享受。譬如蔚小建的《刀走偏锋》以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尼参加万隆国际会议为时代背景，所设计的故事情节构成逻辑缜密，悬念环生，因此具备了吸引读者读下去的艺术内驱力。此外，作者还巧妙运用故事节奏结合以松紧缓急的微妙变化，使作品的层次感极为鲜明，显示了作者对故事情节发展的高超掌控能力。

价值体现，励志感人。法治文学原创作品不仅融社会生活、法制建设、人文精神于一体，同时兼备启发性、参与性和娱乐性，作者以非常宝贵的社会责任感，在这种被称为“益智文学”的解谜框架里通过跌宕的情节、生动的故事，给予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正义与邪恶、生与死的揭示，对人生所处的各种环境尤其是困境下的生命思考作出警示。

纪实文学，异军突起。本届大赛纪实文学类获奖作者有30人，征集作品更多达605部（篇、首）。它无疑印证了法治纪实文学写作与传播这一特殊的社会行为所承载的社会思想启蒙责任。法治纪实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预警”方式，除了要充分反映和记录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法治进程和历史事件等，也应注重拓展题材空间，以创作出具有先进思想性和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使其在题旨价值、叙事形式等方面彰显活力和张力。值得一提的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前卫杂志社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并为大赛纪实文学类评奖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几年来，中国法治文学正以原创作品大赛的形式，不断修正着法治文学的创作定位，开掘着自己的优势。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以“文学的形式，承担法律普及、推进依法治国”的道路，从而为最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为实现“繁荣法治文化 推进依法治国”的崇高目标，不断地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
2012年6月

目录

- 第一章 初出茅庐/1
- 第二章 洪水结缘/19
- 第三章 林中小屋/33
- 第四章 患难亲情/42
- 第五章 初次较量/55
- 第六章 厄运降临/68
- 第七章 干校风云/83
- 第八章 狗仗人势/100
- 第九章 遭遇欺凌/114
- 第十章 岁月情殇/124
- 第十一章 兄弟重逢/134
- 第十二章 子夜枪声/147
- 第十三章 慈母孝女/160
- 第十四章 洁身自好/173
- 第十五章 悲伤难抑/185
- 第十六章 拨开迷雾/197
- 第十七章 千回百转/211
- 第十八章 锦囊毒计/224
- 第十九章 乔装擒魔/235
- 第二十章 再次出击/242
- 第二十一章 善恶有时/252
- 第二十二章 再访桑原/262
- 第二十三章 世纪欢歌/272

第一章 初出茅庐

1962 年 12 月。

利民市的郊外，一场大雪封住了所有的道路。白桦林里的小鸟不知飞向了何处，地上仅有的几个脚印是那些耐寒的小动物踩下的，偶尔跑过一只小兔子，在雪地上又留下了深深的小脚窝。在这样的大雪天，外面很少有人行走，西北风裹着烟雪在地上团起了一个个大雪堆。这年冬天的雪是利民市历史上下得最大的一场雪，这年秋天的风在利民城也是刮得最大的一场风。

这样的天气，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利民城外的林子里更是看不见一个人影。

林中有一个凸起的坟包，坟包里的棺材露出了一个棱角，紫色的棺材板子已经裸露在了外面，雪顺着棺材洞灌了进去，几乎将洞口堵住。很远处，一只白色的狐狸从林子里窜了出来。华龙穿着大衣，顶着风雪，大踏步地向前走着，那只狐狸走在他的前面不时地回头望着他。

华龙，22 岁，身高 1.80 米，他的那双眼睛很大，但是有一只是单眼皮，另一只是双眼皮。华龙相貌清秀，身上穿着这套刚发的警服看上去有些肥大，更显出华龙的瘦弱。

华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警察，三个月前他还是大学里的学生会主席，篮球场上、滑冰场上都有他的身影，他的花样滑冰表演在全校引起过轰动。毕业了，学校本来要留华龙的，可是他申请回家乡利民市工作，利民市正要补充警力，华龙和学生会副主席贾明一起来到了利民市公安局。

华龙还记得报到的那一天，局长郎大中说：“你们两个写几个字我看看。”华龙知道，在利民市公安局遇上秀才了。看起来这个局长是文人，虽然听说郎局长参加过抗战，但他是投笔从戎的，对文学知识很看重。华龙的字得到爷爷的真传，刚解放的时候，就在一块小黑板上天天写“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华龙把这几个字练得出神入化后，爷爷又让他练习写“飞凤家气鸟”，这几个字的繁体字让华龙写得跟画一样，颇有意境。此时，华龙把这几个字放一起写，效果就出来了。看得郎大中

都暗暗地在心里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字真不错，看相貌也堂堂正正，没有一丝邪气，他开始从心里喜爱这个小伙子了。

贾明小时候父母给他定了娃娃亲，上大学前就已经结了婚，能把大学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他哪有时间去练字呢？眼下，郎局长让写字，可难坏了贾明。别看贾明个子不高，眼睛也不大，但是脑子是很灵活的，他一看华龙的字龙飞凤舞，而他自己羞于写上几笔，就对郎局长说：“俺以后就在公安局工作了，整天都能看见局长，局长就是俺的榜样，俺跟您学习，用不了多久，就能写出好字来。”

一席话说得郎局长高兴地笑起来，“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口才就是好。那就这样，华龙你给我当秘书，贾明你去刑警队报到。锻炼一年后再给你们重新安排工作。”

贾明一看华龙来了就给局长当秘书，心里有些不舒服。但是，他尽量不流露出来。华龙的话却让他感到吃惊。“郎局长，我不当秘书。”

“什么？我这些年给人安排工作，还没人不服从呢！”郎大中有些愠怒了。

“不是啊！局长，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到一线去锻炼，尤其在公安局这样的地方，不学点业务将来不能适应公安事业的发展，我是希望多学业务，到基层锻炼，将来回来给您当秘书也有经验，您说是吧？”华龙很诚恳地说。

“嗯，你说得也对。那这样吧，你去利民派出所先锻炼两年，两年后看情况再重新安排你的工作。贾明先留下给我当秘书，你们两个没意见吧！”郎大中顺手拿起华龙的字一边欣赏一边说。

贾明没想到华龙不干的工作一下子就落到了自己的头上，他心里暗暗地高兴，这个华龙可真傻！当秘书是多好的工作啊，整天跟领导在一起，你在派出所就是干十年也没人知道你干得怎么样啊！

华龙却没想得那么复杂，他服从了局长的安排，当天就去利民派出所报到了。所长张天毅热情地接待了他，安排他当了片儿警。从那一天起，华龙负责起了他管辖地区的1万多人的安危。

华龙今天冒着大雪出来，是在寻找一名失踪儿童。

那个孩子的母亲早晨进了派出所的门就看到了华龙，她跪在了华龙的面前，“警察同志，求您救救我儿子。”华龙急忙扶起她：“大嫂，您有什么事跟我说，现在是新社会不时兴下跪的。”

“我儿子已经失踪两天了，我找遍了所有的亲戚家，都没有。您说这么冷的天，孩子到哪去了呢？这要是在外面还不得冻死啊！大兄弟，我看您是好人，快帮帮我吧！”妇女说着又要给华龙跪下。

“大嫂，您快起来。我一会儿就去帮您找。您儿子长得什么样？大致会去哪里？您能提供一些线索吗？”华龙给大嫂倒了一杯热水。

“孩子长得很清秀，大大的眼睛。个子能有1.3米左右。他总是怀疑我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总是嚷嚷着要找他的亲妈去，我也说不好他能往哪走，但是，我知道他不会在城里，去郊区的可能性大些。”妇女忐忑不安地说。

“您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呢？”华龙觉得有必要了解情况。

“我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他生下来就送到了我们家，是我把他带大的。你也看到了，我的外形和我描述的他是不一样的，尤其他爸爸也和他长得不一样。有同学说他不是父母亲生的，他就往心里去了，想找到亲妈，已经背着走了两次了，可是不到一天就回来了。但这次都走两天了还没回来，不知道他到哪里了，我很担心。”妇女啰嗦地说着，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去找。您歇会儿就回家吧，找到了我保证把他送到家里去。”华龙说，他不想让这个妇女着急。

答应了大嫂的事就要办，华龙已经找了几处地方，就城北的这片林子里没找过了，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那孩子，然后劝说他回家。

那只白色的狐狸拖着漂亮的尾巴在雪地上轻盈地跑着，跑几步回头看一眼华龙，华龙立即警惕起来，这只小狐狸究竟要干什么呢？难道是想告诉我什么事吗？

跟着小狐狸走了一段路，华龙发现前面雪地里有一个雪堆，难道是西北风刮着的时候将雪旋成了一个雪堆？可是不像啊，这个雪堆似乎还在动，到底是什么呢？华龙走上前看个究竟。

小狐狸在雪堆前停了下来，抬头看着华龙。“你怎么停了？是不是让我看雪堆？”华龙对这只陪着他走了这么远路的狐狸说。

小狐狸似乎听懂了华龙说的话，站在雪地里看着华龙。华龙蹲在雪堆前，用手轻轻地拂去雪堆最上面的雪，一个梳着五颜六色辫子的人头露了出来。

“啊？原来这个雪堆里是个人啊！”他惊讶地自言自语。

即使是华龙这样一个大小伙子也吓了一跳，他缩回了手，在想着办法，这是个什么人呢？难道死了？他看了一眼小狐狸，似乎在问：“小狐狸，你说我该怎么办？”

让华龙没想到的是，小狐狸围着雪堆走了一圈，在雪堆旁留下了一圈脚印，均匀得让华龙感到惊讶。他壮了壮胆子，继续蹲下来仔细地看着这个雪堆里的人，虽然蓬头垢面，但是，从白皙的面部和脖子上可以看出，这个雪堆里竟然藏着一个女人！

难道她还活着？华龙用手扒开积雪，里面的女人完全露了出来。只见她穿着一件蓝色带花的斜襟长棉袄，棉袄的领子和大襟处有些发脏，剪裁

合体的棉裤在膝盖处鼓出了一个大包，棉布鞋里灌满了雪，鞋已经湿透了。她是坐在雪地上的，雪下得厚了，把她遮盖住，远看就像一个雪堆。华龙再仔细一看，这个女人大约四十来岁，从穿戴打扮看，不像是农村人。有一点华龙能肯定，这个女人有病，而且是精神病。否则，怎么会在这样的雪天里自己一个人走到这片林子里呢！

华龙要将这个女人拉起来的时候，他看到那青紫的嘴唇似乎蠕动了一下，“还活着！太好了！”他问：“大姐，您没事吧？”

那个女人已经冻得没有知觉了，也许在雪地里的时间太长了。华龙跟她说话，她没吭声。

不能再耽搁了，华龙想。他扶起这个疯女人，将她背在自己的背上，他决定先把这个女人送回城里，然后再想办法去找那个失踪的男孩。

小狐狸还站在华龙的身边，好像在看着他做这一切。华龙知道这只狐狸可能就是让他来救这个疯女人的，他不知道这只小狐狸为什么见了他不跑，反而还引导他来救人呢？

背起了这个妇女，华龙艰难地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小狐狸在他的脚边轻轻地跳着。

走到了那个裸露的棺材旁，华龙不禁又看了一眼那个洞，他听别人说过，如果是多年的棺材露出了棺木，里面的尸体就会风干，尸体身上穿的衣服也会随着空气飞掉。他知道自己看不到里面，他也没那么大的好奇心。可是就在他心里正想的时候，一团白影“嗖”的一下就钻进了那个洞里，华龙回头再找那只小狐狸的时候，他发现狐狸不见了。这个时候，华龙恍然大悟，原来是这只小狐狸引导着自己来到了雪堆旁，救起了快要冻僵的妇女。华龙不禁又看了一眼那个洞。

随着小狐狸钻进了棺材洞里，华龙背上的疯女人好像有了知觉，她的嘴里喃喃地说着话，华龙仔细听，听到她似乎在说：“儿子，你冷吗？妈来看你了。”

“大姐，你醒啦？”华龙对背上的妇女说。

“你是谁？我来看我儿子了，你放开我。”妇女说。

“大姐，天很冷，还下着雪，我送你回家吧！告诉我你在哪里住？”华龙问。

“我来看我儿子，我要住在这里。你放开我。”妇女挣扎着要下来。

“大姐，你听我说，你刚才都要冻僵了。看你儿子可以，等天好了再来。”华龙很耐心地说。

“真欺负人。等天好再来。”妇女嘟囔着，似乎睡着了。

华龙背着妇女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终于进城了。

他先一个街道一个街道地走，问路人是否认识他背上的这个人。因为

是蓬头垢面的精神病人，范围缩小了许多，这让华龙找起来容易得多。华龙背着疯女人敲到第四家门的时候，一个大妈走出来看到了穿着警服的王龙，很亲切地问华龙：“小伙子，有什么事吗？”

“大妈，您看您认识我后背上的这个人吗？她找不到家了，我在挨门挨户地帮她找。”

大妈仔细看了看华龙背上的疯女人说：“这是钱疯子啊！我认识她，她家在孙家胡同住。到那里一打听就知道了。”

“谢谢您啊，大妈。这个线索可太重要了。”听了大妈的话，华龙觉得眼前顿时亮了起来。他背着这个疯女人就朝着利民街西北角的孙家胡同走去。

在孙家胡同的一座普通住宅里，一个瘦小的男人正坐在屋子里唉声叹气。他的儿子给他倒了一杯水说：“爸，您不用担心我妈，她会回来的。”

“儿子，你不用安慰我了。你妈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以后可怎么办呢？”

两个人正说着话，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屋子里的男人催促着孩子说：“快去开门，你妈回来了。”

“妈，您可回来了。”孩子从床上蹦下来，没穿鞋就去开门。打开房门孩子愣住了，他看到了一个雪人背着另一个雪人站在了门前。愣了一会儿，孩子回头喊：“爸，你看。”

“怎么了？不是你妈回来了吗？还不让她快进来？”孩子爸一边说话一边往外走，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看到了华龙。华龙脸上的雪已经化了，水珠顺着华龙的脸颊流了下来，滴进了他的脖子里。他站在门口，喘着粗气：“请问，这家是姓钱吗？”

“是啊，是啊，快进来。这是谁啊？”男孩的父亲问。

“我可找到你们了。看看这位大姐是不是你们家的人？”华龙说着，将背上的妇女放在了床上。

“是啊，是啊，您是在哪里看到她的？”孩子的父亲边拿毛巾边说。

“我在郊外的白桦林里看到这位大姐的，她快要冻僵了。我把她背了回来，打听了好几家，才找到你们家。这下我放心了。”华龙接过男孩父亲递过来的毛巾擦了擦脸说。

“来，快喝口水歇一歇吧，看把您累的。您是公安局的？”华龙拍打着身上的雪，露出了警用大衣和一身警服。

躺在床上的那个疯女人这时睁开了眼睛，痴痴地看着华龙，嘴里还在嘟囔着：“我要看我儿子，我要看我儿子……”

“您看看大姐是不是冻坏了，帮她取取暖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华龙也没回答男孩父亲的问题，站起身，就往屋外走。男孩的父亲还想说什么，看华龙很匆忙的样子，也没再挽留，但他一直站在门口看着，

直到华龙的背影消失在大雪中。

华龙刚才背着那个疯女人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浑身冒汗，这会儿又走进大雪中，被西北风一吹，觉得透心的凉，走着走着，他不禁打了个寒颤，又连着打了几个喷嚏，他心想，自己别是冻感冒了，还有一堆事儿等着自己做呢！可眼下最要紧的是要找到那个失踪的男孩。

华龙深深地理解那位丢失孩子的妇女的心情，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却因为不是亲生母亲，孩子一心要找到自己的亲人，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可是这样寒冷的天，孩子能去哪里找呢？找到亲生父母难道养父养母就与自己没关系了吗？华龙决定找到那个孩子后跟他好好地谈一谈。

已经出来两三个小时了，从早晨吃了一点粥之后，到现在已经快中午了，华龙感觉到了腹中的饥饿，可他仍然在坚持着，不能再回派出所，趁着天亮，一定要找到那个孩子。

在这个愿望的驱使下，华龙踩着大雪，又返回了郊外。当他又一次走到那个裸露的棺材附近的时候，他不禁又看了一眼那个洞，难道那只小狐狸就生活在那里吗？华龙还是有些不理解。

“我要看我的儿子！”这时，华龙的脑子里突然闪出了疯女人反复说的那句话，难道这个棺材里的尸体就是疯女人的儿子？难道她是因为失去了儿子而成为了疯女人？否则，为什么那只小狐狸会引导他来到那个雪堆前呢？想到这里，华龙似乎突然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华龙在大雪中继续向前走着，再走不远，就是一排小房子。华龙以前到过这里，这排房子原来是部队的鸡舍，因为部队换防，将这一排鸡舍留了下来，华龙想先到这排小房子里取取暖，然后再往林子深处走。过了这片林子，就是一个村子，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再走能走多远？华龙猜测着，在雪地上踩出了一个个的雪窝子。

当华龙走进这排小房子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排小房子不是整个通透的房子，而是跟住宅一样用墙隔开，一个一个的小房间，看上去很整齐。华龙走进第一间房子，房子里除了一些稻草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不吸烟，身上连火柴也没有，想生火取暖的想法落空了。

华龙太累了，他在大雪中已经走了半天的时间，体力消耗很大，他真想倒在稻草上睡一觉，可是不行，他强迫自己还要继续往前走，他担心，这样的大雪天气，万一孩子也像刚才那个疯女人一样冻僵在雪地里怎么办？

但是这排房子里的情况他要摸清楚，万一孩子走不动了在这里歇着呢？

他从第一间房子里出来，按照顺序一间一间地查找，这排房子一共有八间，几乎每个房间里都在地上堆了些草，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华龙要在这里找到孩子的想法落空了。

必须要去林子后面的村子了。从小房子里出来，华龙振作精神，虽然饿

了，还是要向前走。他把自己的腰带往紧勒了勒，从地上捧起了干净的积雪，吃了几大口，凉丝丝的雪化成了水后，流进他的胃里，全身都感觉非常凉爽，把他冰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打了一阵寒颤后，华龙又精神抖擞地出发了。

这一片林子很大，方圆有几十里，等华龙走出林子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下来了。因为地上有积雪，到处都是一片银白，所以华龙走路的时候不担心天黑。

出了桦树林不远，借着雪地上的亮光，华龙看到了几缕升腾的炊烟。哈哈，终于看到房子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林子后的河村。越走近，村中的灯光越是吸引着他加快步伐，到最后，如果不是地上有积雪，华龙就会像在大学的操场上一样按照竞走的步速前进了。

一路走着，华龙注意着路边上是否有凸起的雪堆，有了前面疯女人的例子，华龙不能掉以轻心。

华龙进村的时候，村子东头第一家的油灯亮了起来，他决定先从村东问起，然后再发动村民一家一家地打听。

门开后，一个老者站在门口，“你是？”

老人花白的胡子在问话的时候上下颤动。

“老人家，您好！我是利民派出所的华龙。”华龙自我介绍说。

“哦，是城里来的警察呀。”

“是啊，老人家。我想请您帮个忙，您看行不？”华龙站在门口客气地问。

“快进来说，外面冷。”老者说着往屋子里让着华龙。华龙也没客气，跟着他就往屋子里走。

坐在老人家的炕沿上，华龙摘下了帽子，从头发上冒着一丝热气，他知道自己帽子和衣服都已经湿透了。老人家从炉子上的茶壶里倒出来一杯热水递给华龙，华龙喝下这杯热水，顿时觉得心里也暖了起来。走了一天，一直处在寒冷中，这会儿刚见到一点热乎气儿，华龙心里感慨着。

“老人家，是这样，城里有一位大姐家的儿子两天前离家出走了，我在帮他找孩子，走了一整天才找到您这里，您看能不能帮我问问村子里的人，是否看见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从村子里走过？”华龙开门见山地说。

“你说的这个男孩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能跟我说一下吗？”老者问。

“据他母亲说，这个孩子长着一双大眼睛，双眼皮，个子1.3米左右，是个很清秀的小男孩，名字叫孙义。找不到这个孩子，他母亲就要发疯了。所以，请老人家帮忙问问。”华龙在介绍了孩子的情况后，很诚恳地说。

“要是照你这么说，你来我家就算来了，你跟我来。”老者端起桌子上的油灯，就往屋里走。

华龙这时候才注意到，原来刚才进来的时候，只注意到屋子里面挂着一个布帘子，他以为那个帘子是个装饰物，没想到帘子后面是另一间屋

子。借着老者举着的油灯的光亮，华龙看到里屋的炕上躺着一个孩子。他很惊讶，回头看着老者。

“老人家，您是说，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孩子？”华龙有些疑问地问道。

“是啊，你看看，这孩子跟你说的特征一样不？”老者笑着捋了捋白色的胡子。

老者把油灯举了过来，华龙仔细地看，一张清秀的脸，脸膛有些发红，虽然睡着，也能看出那孩子的眼睛很长，双眼皮的纹线很深，躺在炕上身高差不多1.3米左右。

“大爷，您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孩子？”华龙一边跟老者转身向外间走一边问。

“我今天早晨出去打猎的时候，在林子边上看到了这个孩子。当时他已经冻昏了，我把他背了回来，给他喝了姜水，等他缓过来后，我又喂了他一些饭，后来这个孩子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现在。可能是太累了，唉，这么小个孩子在大雪天穿过了这片树林，可怜啊！”老人心疼地说。

“大爷，谢谢您啊，如果他的父母知道了，不知道会怎么感谢您呢！”华龙由衷地说。

“感谢个啥？搁谁要是遇上了也不能见死不救的。”老者说。

“是啊，大爷，那就这样吧，我把他背回去，交给他父母，您老人家也好好歇歇，照顾他一天了，也很辛苦。”华龙是想让孩子的父母早一点看到孩子。

“不行啊，孩子还没醒，再说天都黑了，你带着他走林子里我也不放心。在我这里将就住一夜吧，你看你的衣服都湿了，走了一天，也饿了吧，先对付一夜，明天早晨我送你们回去。”老人颤动着胡须说。

老人的话让华龙很感动，可是他还是担心孩子的父母着急。

“大爷，您放心吧，我没事。早一会让孩子的父母看到孩子，就让他们早一点安心，我明天也还有工作要做，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连夜赶回去吧。”华龙对老者说。

“行，你是公家的人，我也不拦着你了。这些饼子你拿着，留着路上吃。我把孩子叫起来。”老者把饼子放进华龙的衣兜里，就去叫孩子。

男孩懵懵懂懂地来到华龙身边的时候，华龙脱下了自己的大衣给孩子裹上，然后背起了男孩。

“对了，大爷，您老贵姓，我得替孩子的父母好好谢谢您老人家。”华龙问。

“嗨，谢什么啊，我姓白。以后再路过我家，进来喝口水。”老人跟华龙说。

“白大爷，谢谢您！去城里的时候别忘了到我们派出所坐坐。”华龙也热情地邀请老人家。

“行，等去城里的时候，去看你。”老人爽快地说。

告别了白胡子老人，华龙背着孙义朝着利民市的方向走去。

回到城里的时候，华龙按照孙义妈留下的地址，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孙义的家。

已经是后半夜了，可是孙义家里还亮着灯，孙义的母亲正坐在屋子里哭泣。华龙敲门的时候，清楚地听到了孙义妈的声音：“让你去找孩子，你偏不去，这要是孩子出了点什么事，我们怎么办？把他养这么大，难道就白白地让他跑了吗？”

“你嚷嚷什么？他找不到家就会乖乖地回来的。”孩子的父亲说。

门外站着的华龙，心里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刺了一下，不是亲生的，着急的程度确实不一样。此刻，华龙已经累得不行，双腿就要瘫软下去了，他只是想赶紧把孩子放下，然后回去睡一会儿，不耽误早晨上班。

听到敲门声，孙义妈的第一个反应是：孩子回来了。

她立即喊孙义的爸爸：“快起来开门。可能是孩子回来了。”

门开处，华龙身披雪花，头上冒着热气，背后还背着一个被大衣包裹着的孩子。孙义的爸爸和妈妈一看到华龙的样子立即明白了一切。

“你还傻愣着干啥？还不快让警察同志进来暖和暖和？”孙义妈对着孙义爸爸尖声喊道。

华龙的嘴几乎都要冻木了，他费了老大劲儿才说出话来：“大嫂，不用了。”

华龙坚持着走进屋，把孩子放到炕上，拿起大衣，转身就要往外走。孙义的爸爸这会儿才缓过神来，“兄弟，喝碗水再走吧！”说着，就去倒水。

“不了，别麻烦。我该回去了。”华龙还要走，孙义妈也上来拦住了他。

“你从哪儿找到我儿子的？”她问。

“在林子对面的村子里，住村东头第一家的那个白大爷救了他。”华龙觉得有必要让孙义的父母知道孙义的救命恩人到底是谁。

“大兄弟，太谢谢你啦！以后我们去谢谢那个大爷。”孙义妈说着就要给华龙跪下。

“大嫂，别这样。孩子有点冻着了，让他暖一暖吧。我走了。”华龙说着，推门就往外走。

刚在房间里缓了一会儿，有了点儿热乎气儿，这会儿一来到外面，华龙还是禁不住打了个寒噤，他披上大衣，踩着雪，嘎吱嘎吱的声音回响着。

早晨派出所的门刚打开，局长郎大中就带着秘书贾明来了。

所长张天毅正跟内勤小李扫雪。看到局长来了，高兴地迎上去：“郎局长，这么大的雪，您怎么来了？”

“还问我呢，这么大的雪，我惦记着派出所的办公楼，这是个旧楼，

别出点什么意思，不来看看我也不放心。”郎大中说着，把大衣脱下来交给贾明，拿过张天毅手里的铁锹开始铲雪。

“局长，您还是进房间里暖和一下吧！”张天毅劝着。

“没事儿，正好锻炼锻炼，最近总坐办公室，两条腿都坐木了。”郎大中说着，手里的铁锹不停地铲着雪。

“我怎么没看见华龙呢？”郎大中间。

是啊，华龙哪儿去了？“小李，你看见华龙了吗？”张天毅问与华龙住一个宿舍的小李。

小李跑过来，刚要说话，却看见了昨天来的那个大嫂。

“那个高个子的警察呢？”那个大嫂问。

小李明白，派出所里华龙的个子最高。她问的那个高个子警察一定是华龙。

“我们也找他呢，昨天他回来挺晚。你找他有事儿？”小李问。

“是啊。我找他有事儿。”大嫂说。

“那你等一会儿，我跟局长说一声。”小李是想跟局长说早晨他出来的时候华龙还没起床呢，昨天他回来得很晚。

那个大嫂一听局长在，直接就奔扫雪的几个人走了过去。她看到郎大中年龄最大，看上去像个干部模样，就走上前问：“您是局长吗？”

局长郎大中没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点了点头，随后看着张天毅，张天毅也是一脸的茫然。

这个大嫂就是孙义的妈，她拽着局长郎大中的手不放，弄得四十岁的郎大中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大嫂，您有什么事儿？”

“我知道您是局长，昨天派出所的一个大兄弟冒着大雪把我儿子给救了回来，多亏了他，要不，我儿子就找不回来了。”她一边说一边擦眼泪。

“大嫂，这是好事啊，你不要哭。这都是我们民警应该做的。”郎大中说。

“我来是说一声，那个小伙子可太负责了。这样的好警察让我给遇上了。”

郎大中和张天毅听了孙义妈的话都愣住了。

“这个好事是谁干的？”缓过神来的郎大中间张天毅。

“我也不清楚啊！”张天毅昨天去局里开会，他不知道所里的情况。

“查查，看看是谁做了好事。贾明，这样的典型你给好好宣传一下。”

贾明不断地点头称是。

等到孙义妈把救她儿子的那个警察的相貌描述一番后，包括郎大中在内，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华龙！”

此刻的华龙，还躺在宿舍的板床上，经过一天加上大半夜的折腾，他冻得不轻，这会儿正烧得迷迷糊糊的。早晨小李走的时候，是想让他多睡